



## 一種隱喻的多種指涉——

# 評《毒蛇在握》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班 ◎ 柯品文



### 毒蛇在握

艾爾維·巴贊(Herve Bazin)著;  
繆詠華譯/美麗殿文化/9506  
281頁/19公分/280元/平裝  
ISBN 9789868211919/A/876

#### ◆ 艾爾維·巴贊與其創作生涯介紹

作者艾爾維·巴贊(Herve Bazin)原名尚·皮耶·艾爾維·巴贊(Jean-Pierre Herve Bazin)，於1911年出生於法國西部安茹，一個屬於既保守又虔誠的天主教的資產階級家庭當中。

在30年代巴贊便已經開始其文學的創作生涯，一九四七年時因詩集《白晝》*Jour*而獲得當年阿波利奈爾詩歌獎，於是因此在法國文壇開始嶄露頭角，並且先後於一九六零年當選法國境內龔固爾文學獎的評審委員，1973年起更擔任龔固爾文學獎的主席，本自傳體小說《毒蛇在握》發表於1948年，書中內容不只對法國的宗教信仰提出他的懷疑與不信任，對於資產階級家庭所面臨到的社會問題更是明白的透過此自傳式小說將布爾喬亞社會上大家習以為常的諸種偏見與虛偽進行揭發與表露，而使此《毒蛇在握》(本書與後來出版的《貓頭鷹的叫聲》和《小馬之死》三書共合稱為「荷索家族三部曲」)成

為法國當代必讀經典之一。

或許正因為巴贊自從他童年開始就和家人的相處處於極為緊張與扭曲的關係

當中，從書中的故事情節更可輕易顯

見作者巴贊自幼與母親的嚴重對立與種種抗爭的過程，甚至作者巴贊

自己也曾經說過：「生命中沒有愛，

宛若生命中沒有陽光。」(注1)正因為

巴贊從童年的家庭生活中並沒有獲得可滿足他心靈渴望的溫暖母愛，於是，間接或直接導致他在成長的過程包括其成人後，恐怕無法完整具備真誠愛人以及被愛的能量。

這本自傳意味相當濃厚的小說，其內容主要敘述一位男童尚從小和哥哥一起由祖母撫養，當時其父親在中國的大學教書，於是兄弟便在祖母的照護之下過著還算快樂的成長生活，無奈尚在八歲時祖母突然過世，兄弟們便由返國的父母接回家中撫養，卻不幸因為母親(普祿維涅克·荷索)的冷酷無情與嚴厲苛刻的對待，且其父親(雅各·荷索先生)是位研究昆蟲的專家，但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對顯得懦弱與無能，(對於父親，作者在書中這麼提及：「叫雅各的男孩都是些軟腳蝦，他們懦弱、愛做夢、想太多，一般來說家庭生活都不幸福，而且毫無生意頭腦。」)而他們兄弟原本滿心期待與預期和樂家庭的夢想硬生生地日漸粉碎了，於是，兄弟間(尤其是主角尚)開始挑起了一連串對其母親的怨恨、叛逆與策劃種種可能的復仇。

由於本書中諸種發自孩童內心對自己親生母親的仇恨與吶喊，甚至是在對母親的仇恨中直接控訴了其不當的家庭教育對他們的箝制與迫害，間接質疑整個影響社會與家庭的宗教信仰的不合理約束（法國於一九二零年代受到共產思潮的衝擊，作者巴贊對恪遵宗教信仰的布爾喬亞家庭，與原有保守社會造成資產階級沒落的社會現象抱著顛覆的心理），文中也提出反對 20 世紀初期法國社會上固有的一些偏見與貴族間交際的虛偽本質，使得本書於 1948 年出版之後便一直是爭議不斷，卻也因此而引起讀者廣大的迴響與思考，成爲是法國文學作品中探討家庭教育的經典作品。

#### ◆ 小說中自我的暴露與隱藏

法國作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亦曾說過：「所有的小說，細想起來都是自傳。」作家窮其一生在自己作品中書寫與追尋的這個「我」恐怕並非真實性的存在，往往只在其作品當中浮光掠影般的呈現罷了，真正存在的「我」也許正透過文本中的人物與情節某種程度的選擇「自我暴露與隱藏」。

這麼說吧，「自傳體小說」一般可能分成兩種書寫傾向，其中一是受撿來的小孩那種嚮往回到原始、自然、天性未受文明教化破壞的狀態心理所致（如《唐吉訶德傳》所描繪的自然理想。）另外一種則是受到心理上懷有是私生子的情結所影響，於是在文中可能會先鋪陳出對社會的醜陋形象的描繪，而想企圖改變現狀，其充滿對命運不公平的怨懟與報復的心態（注2），但此「自傳體小說」的書寫性質與日本私小說（注3）較偏心境表露的書寫與創作手法上，某些程度上顯然亦不相雷同。

然而，作者在其自傳體小說中如何透過書寫與創作去找尋其自我形象？《薛西弗斯

的神話》中，作者卡繆明白指出人往往得面對鏡中的那位「熟悉的陌生人」，而心理學家佛洛伊德也指出「每一本小說的創作都是作者自我的心理治療。」其後，精神分析家拉康在其著名的「鏡像理論」中更提及任何自傳書寫（包括懺悔錄、通信集、回憶錄、日記、自述……等等）到頭來可能都只不過是一種「虛構的文本」，因爲讀者亦能在此虛構作品中去發現作者在文本中許多的自我設限、記憶錯亂、喬裝與謊言的安排。

在其譯者序中，譯者提到「奧瑞提斯恨母情結（Orestes Complex）」（此言當然是相較於希臘神話中關於伊底帕斯的「戀母情結」而言），在親情與人倫理觀中，本書主角尙對其母親所展現出的如此仇恨與報復的行爲，自然是一種悖逆道德與叛倫的思想與行爲，但或許我們不妨這麼設想，介於孩童過渡到青少年發育的成長階段當中，其人格與心理上也已進入日漸擺脫父親與母親的威權崇拜而悄悄移轉至同儕間的互助與互信關係（這種同儕關係不只是同年齡的同學或朋友也包括其兄弟姐妹間的互屬關係），以書中三兄弟（佛瑞迪、瑪塞爾和翁尚三人）從童年進入到青少年的階段而言，正處在教育心理學上著名學者艾瑞克遜（E. H. Erikson，1902～）勤奮進取對自貶自卑的階段（注4），對其未來人格與心理健全狀態的養成有一定指標性的意義。

然在作者祖母驟逝後，滿心期盼到的媽媽卻是一位十分挑剔、嚴厲與極爲獨裁的母親，對於其母親對他們三兄弟的嚴厲管教（包括母親對他們的生活規矩、信件的審查、划船的禁止，甚至誣陷偷錢的諸多行爲）下，看在作者眼中卻是極大的約束與干涉，當然也造就三兄弟對其家庭的不信任和反抗，書中寫到「這個動詞就是『恨』，我恨妳，妳恨我，他恨她，我們彼此憎恨，你們彼此憎恨，他們彼此憎恨！（頁84）」、



「所有信仰對我而言似乎都是欺騙，所有權威都是災難，所有情愛都是算計。」和自己被母親叫做「搗蛋鬼」，他自嘲自己的評語則是：「總之，我是個不安份的老二，反骨，逃家，調皮，小時候會偷蛋的，長大會偷牛，『好心腸的小壞蛋』」（頁45），以致小說主角尚與另外兩位兄弟不時以策劃復仇報復其母為樂或為榮耀（甚至兄弟間分別以不同難聽的稱呼從背後來稱呼她，包括瘋母豬、母夜叉或惡婆娘等），不過，作者透過此「自傳體小說」雖然記錄了自己的某部份成長的事實與心境的感受，其真正的創作目的恐怕也正欲透過此小說對自我暴露與隱藏的書寫進行作者自我心理層面上的治療與重整。

佛洛伊德在其心理研究中發現很多人活在自己某種介於事實與非事實的編造故事裡，而這些故事除了個人環境的某些差異之外，情節幾乎是具備某種程度的相似，也就是說，介於文學與心理學之間，除了書寫的形式和編故事者外，即使沒有觀察與聽眾的真實存在，其自我為自身編造或想像故事的原動力卻猶如一般小說的創作具有修補自身人格的治療意義。

在十七世紀法國古典文學兼詩劇家高乃依（Corneille）在其作品中著重推理的詩詞（注5），其中一篇〈侯爵夫人〉的詩詞中，他將具體的我以及具體的事物進行探討分析，比較其兩者在時間內的轉化與改變，並從當中抽象的觀念內分析、探索與尋找出「未來可能的自我存在」。

端看作者巴贊一生總經歷四次婚姻且前後育有七名子女，其一生總共寫作出版了二十三部小說，更在八十歲時發表了小說《父親的學校》談及如何做一位好父親與如何處理家庭問題，後來甚至被譽為「解決家庭難題的專家」來看，為人格與心理進行治療，透過書寫來反省確實扮演著極為重要的

角色。

所以，這也正是本書為何可以引起讀者的迴響與反省思考，成為法國文學作品中探討家庭教育的經典作品之一，主要的原因不只是作者巴贊透過此「自傳體小說」的書寫與創作來重新思考與面對自我進行心理治療，更重要的是提供了讀者去檢視與面對家庭問題的真相。

#### ◆ 「毒蛇」做為隱喻與指涉的可能性

書中作者敘述到其母親因內臟器官疾病而臥病在床時這麼寫道：「她睡着了，躺得好好的，全身都裹在家居袍裡。她臉上的表情令我震驚。瘋母豬臉上的線條在睡夢中變得柔和，就連下巴看起來也沒那麼冷酷。是的，蝮蛇眼睛的火光熄滅了，……『爸爸，您不覺得媽媽睡覺的時候都不像媽媽了嗎？』荷索先生凝視著他的妻子，端詳了好一會兒，突然給我一個令人驚訝的回答：『是啊，她不戴面具的時候好看多了。』」（頁97）文中以一尾具毒性的蝮蛇做為比喻其母親的形象象徵，「毒蛇」的隱喻在書中時而出現，可以說，書中的毒蛇為作者曾經歷過的慘澹年少做出某種象徵詮釋，或許作者正想以此「毒蛇」來隱喻自己內心那塊童年與青少年期無法揮去的陰影或夢魘式符咒，但也可能此毒蛇正是他自己無法克服的障礙。

在本書中，作者因情節與故事的需要旁徵博引的將天文、宗教、神話的象徵比喻穿插融入故事中，如提及莫洛克（Moloch，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兒童做為獻祭品）或迦梨（Kali，印度人遵奉的黑女神，面目猙獰並酷愛血祭屬於恐怖的死神）來暗喻其母親的可怕（頁108），或草木蟲鳥以大量拉丁文或方言土話進行運用，不只為其小說的故事背景與情境做為極為貼近的烘托，更充分展現出巴贊的豐富知識，不過，當我們

回到以「毒蛇」做爲一種隱喻的這個環結來看的話，其「毒蛇」一詞難道只是用來隱喻其母親而已？

在書中，作者將母親和宗教進行某種等同性的認同，「一般來說，大家都會信賴自己的母親，對我們幾個怨恨自己母親的人子而言，褻瀆宗教乃是叛逆的必然結果，……，我不需要太久時間就會發現，原來是受到家母同情宗教的逆流刺激。反抗母親也因此永遠成爲我反抗宗教的準則。」（頁188）甚至提及對於天主教中基督奧義的宗教信仰也喻爲像是場對其命定的安排：「我再特別聲明一下，我之所以這麼說，這是因爲我四歲到八歲的時候簡直就是個聖徒。」（頁27）以及提到其家族病史（尿毒症）時，作者在書中是這麼寫道：「尿毒症，這個家族的病、知識份子的病（就像造物主在懲罰那些不以流汗排洩尿酸的人似的），才三天，她的血就被污染了。」（頁33），還有關於其母親的個性，作者也寫到：「她生性多疑，我們已習以爲常。她懷疑所有的行爲舉止，那怕抱著什麼基督的意願，也都被她歪曲。好個打著神聖旗號，實則罪無可逭的道德淪喪者。」（頁56），於是，我們不難發現，若將其母親隱喻成「毒蛇」，事實上巴贊不只想透過此書寫出家庭問題，包括其所生長年代的宗教信仰、社會階級的問題也同樣被作者放置在其「毒蛇」一詞的隱喻中而賦予多重層面的指涉。

相較於雅歌塔·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的「惡童三部曲」（《惡童日記》、《二人證據》和《第三謊言》）作品而言，「惡童三部曲」中對於二次大戰及戰後的中歐景況的一種近乎一幕幕駭人聽聞的日記中，清楚表露兩兄弟如何在艱難困苦的日子裡（且受到糧食短缺的威脅……等等），從兒童到少年再到成年的過程，故事情節曲折與時代的背景緊扣，一對兄弟如何利用惡劣、殘暴的環境轉

變成繼續存活下去的資源，用野蠻的、怪異的抑或是殘酷的生活方式記敘其如何共同學習殘忍與學習寫作，如同寓言式的將故事內人性極盡的諷刺與顯現，包括其中生活的艱苦所造成糧食的短缺、極權的統治、戰火的洗禮、兄弟的分開……等，作者雅歌塔·克里斯多夫運用極其冷酷理性的敘事腔調揭露那個時代的生活背景。

本書中，巴贊巧妙的以「毒蛇」做爲隱喻，藉以多重指涉出法國社會的宗教與社會上的階級問題，但對於這些在書中被揭露如同「毒蛇」一般的家庭與社會問題，誠如作者巴贊在書中寫到的一句話：「所以說，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給了我這麼一個母親。」（頁25），對自己生活在那樣的時代、背景與家庭似乎有著無從改變的偶然宿命觀，但可別忘了巴贊並不屈服於此毒蛇，此書命名「毒蛇在握」不正是說明其試圖爲此家庭與社會問題揭露與挑戰的用意。

### 注釋

注1：參見譯者序，《毒蛇在握》，頁10。

注2：參考自林玫君，〈「我」的傳奇——拿破崙與法國十九世紀成長小說〉，《世界文學——小說裡的「我」》，臺北：麥田，2002。

注3：「私小說」可以是以作者自身爲主角，將日常生活的點滴做爲其寫作的題材，在文學作品中的真實性往往也就是作者的真實體驗，可以說是將自己的體驗做文學的呈現。

注4：此階段若發展順利者其心理特徵是具有求學、做事、待人的基本能力，相反的，發展不順利者其心理特徵則是缺乏生活基本能力，並充滿失敗感。

注5：胡品清著，《迷你法國文學史》。臺北：桂冠，2000，頁36。